

杭州古玉

*Ancient Jade of
Hangzhou*

杭州历史博物馆 李海 主编



文物出版社

杭州古玉
李海主编

摄影: 孙之常
李海
装帧设计: 李红
责任印制: 王少华
责任校对: 华新
责任编辑: 段书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杭州古玉/李海主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8
ISBN 7-5010-1408-6

I.杭... II.李... III.古玉器—杭州市
IV.K87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9418号

杭州古玉

杭州历史博物馆
李海主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邮政编码100009)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 × 1194 1/16 印张:13
2003年8月第一版 2003年8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408-6
定价:180.00元

数字图书馆
PDG

作为华夏文明源头之一的良渚文化所在地，杭州地区的玉文化曾经是杭州文化史上最灿烂的篇章。在文明建设不断发展的今天，笔者希望这部反映杭州古代玉器的专集，对解读其所蕴涵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深化本地区玉文化的研究以及拓展地方史研究的空间、进一步丰富杭州这一文化古都的历史内涵，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萧山博物馆、富阳市文物馆、临安市文物馆、淳安县文物馆、杭州传统工艺馆、灵隐寺的大力支持。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分会会长杨伯达先生审阅了书稿并为本书撰写了序言。高念华先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曹锦炎、劳伯敏先生给予了热情指导，王明达、黎毓馨、施加农先生提供了部分图片，杭州历史博物馆陈列学术部洪丽亚、张倩、黄燕、王光斌、邵玉贞、杨海芳、洪岚等同志撰写了大部分器物说明，盛洁桦同志为本书的内容提要 and 器物说明翻译了英文。在本书付梓之际，谨对关心本书出版并为之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本人水平所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疏漏、讹误在所难免，望专家、同好不吝指教。

李海

癸未孟春于杭州吴山

古	杭
玉	州

蘇
子
和
詩
集
卷
之
一
PDS

ANCIENT JADE OF HANGZHOU

杭州古玉

杭州历史博物馆·李海主编

文物出版社

With jade collections in Hangzhou History Museum as its major part as well as those in other museums and historical relics preservation organizations in the area of Hangzhou, the book totally includes over 200 pieces (sets) of old jade articles ranging from the period of Neolithic Age to the Qing Dynasty. Most of the jade objects are old collections or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past years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museums and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a batch of recently-unearthed jade articl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like a crystal cup rated as national treasure and decorative jade pieces on the "Son of King Yue" sword; a few extant jade articles domestically, from exact excavation sites like the royal family's tombs of the Wuyue Kingdom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the underground palace of Leifeng Pagoda, and the tomb of Xianyushu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old collections like a gray jade mandarin fish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a white jade statuette of Buddha pharmacist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folk collections like jade guard of honour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jade rings with dragon desig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etc. The jade objects are obtained from reliable sources and exact excavation sites, most of which are, for the first time, presented to readers.

In addition, an introduction is given to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collections of old jade wares in the area of Hangzhou, and the writer's points of view are expressed on academic subjects such as the source and craftsmanship of the crystal cup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historic position of old jade in Hangzhou, which provide tangible evidences for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rse of history in ancient Hangzhou, as well as the orig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jade culture. With original viewpoints and valid reasons, the book is of essential reference for collectors, connoisseurs and scholars to study and appreciate old jade.



本书以杭州历史博物馆藏玉为主，兼收杭州地区其他文博单位所藏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玉器计两百余件(套)。这些器物绝大部分是各文博单位旧藏或历年来的考古发掘品，其中包括国宝级文物战国水晶杯、“越王之子”玉剑饰等一批新近出土的战国玉器；国内现存数量极少且有明确发掘地点的五代吴越国王室墓、雷峰塔地宫、元代鲜于枢墓出土的玉器；旧藏的南宋青玉鳢鱼、元代白玉药师佛像；民间收藏的春秋末期玉仪兵、战国玉龙纹环等。这些器物来源可靠并有确切的出土地点，绝大部分属首次与读者见面。

书中还介绍了杭州地区古代玉器的考古发掘和收藏情况，并就战国水晶杯的来源、制作工艺以及杭州古玉的历史地位等学术问题陈述了见解，为我们了解古代杭州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玉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实物佐证，观点新颖，立论有据，是广大专业人员和收藏爱好者研究鉴赏古玉的重要参考资料。



杭 州 古 玉 **Catalog** ANCIEN JADE OF HANGZHOU

Preface	008
The overview of ancient jade of Hangzhou	010
The catalog of plate	024
Plate	033
Postscript	206



杭 州 古 玉

目次

ANCIENT JADE OF HANGZHOU

序	008
杭州古代玉器综论	010
图版目录	024
图 版	033
后 记	206



欣闻《杭州古玉》即将问世，甚感快慰，并应邀作此短文以为序。

20世纪90年代认定全国各省市馆藏一级文物时，我看到杭州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玉器，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譬如《杭州古玉》所刊“战国水晶杯”，当我初见时确实感到不可思议，感慨万分，深深地被其艺术魅力所打动，它堪称中国玉器史上一件独一无二的水晶制品。以其工艺水平论，也是无与伦比的珍品。又如临安晚唐五代钱氏家族墓出土的一批玉器，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不朽的艺术感染力，使人耳目一新。还有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墓出土的玉器，是他生前用玉、藏玉的生动写照，为我们了解生活于元代民族歧视政策压迫下的汉族文人用玉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标志着当时用玉已突破皇家的垄断与控制，渐趋向民间渗透，并成为世俗人家文化生活的一种贵重物品。这些都是该馆藏玉的重要特色。今又有幸拜读李海先生所撰颇具学术水平的《杭州古代玉器综论》、翔实而简明的器物说明，方知其近年在玉文化研究领域有所发现，也颇有心得体会。

时隔数年，伴随杭州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又新发现了不少古玉，

我们须对杭州玉器刮目相待，重新认识杭州古玉资源，从良渚文化玉器宝库中走出来，追溯其辉煌的源头，并重新勾描源远流长的杭州玉文化的美丽图景。

“杭郡文物甲天下”，古玉收藏之风盛行已久，虽历经多次劫难，仍留下一批不易多得的古玉，今称“流散玉器”或“传世玉器”，其中大部分藏于杭州历史博物馆。今经鉴考辨证，遴选其具有鉴赏、研究价值者刊于《杭州古玉》，确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杭州古玉》的工作基础奠定于20世纪下半叶，经考古、文物、博物馆工作者多年的艰苦奋斗而告成功，可知其来之不易。

《杭州古玉》是一部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好书，反映了杭州地区部分博物馆玉器收藏的概貌和主要特色，可谓丰富多彩、琳琅满目。《杭州古玉》的出版必将受到玉器爱好者及专业研究人士的欢迎和珍爱。

楊由章

2002年9月26日夜于北京寓舍





杭州古代玉器综论

◆ 李海

玉是我国先民在漫长的劳动、生活实践中逐渐发现和认识的。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不断赋予它以巫术信仰、审美情趣、伦理道德等丰富的社会内容,并逐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它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已远远超过它自身的经济价值,成为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余杭反山23号墓随葬器物分布情况

杭州作为中华文明曙光的发源地之一,其悠久的用玉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1990年,在杭州市萧山区跨湖桥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两件玉璜,距今已有8000至7000年的历史。如果说这两件玉璜的发现拉开了杭州先民最早用玉的序幕,那么稍后到来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用玉高潮则是其发展历史中最辉煌的一页。

1986年,杭州市余杭区长命乡反山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墓葬11座,出土了包括“玉琮王”在内的随葬玉器1100余件(组)。1987年5月,余杭区安溪镇瑶山发现良渚文化时期墓葬11座和祭坛1座,出土玉器2200余件。这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是少见的。就目前杭州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已发现的良渚文化玉器的器形主要有琮、璧、璜、镯、锥形器、管、珠、笄面等达数十种之多。其功用涉及宗教、礼仪、装饰等方面。杭州玉器不仅出土数量多,器形丰富,而且规格定型,在



雕琢、抛光等工艺技术方面也具有较高水平，在全国同时期文化玉器中，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良渚文化玉器的分布情况随着遗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其外延已大大扩展。就杭州市所辖区域来看，不仅以良渚、安溪、瓶窑为核心的余杭区良渚文化玉器遗存非常丰富，在其他县区的一些良渚文化遗址中也有玉器出土。如1989年萧山区河庄乡蜀山遗址就发现了一件高5.4厘米的良渚文化兽面纹琮形玉管，该器玉质灰白，局部浅黄色，外表纹饰分为两节，每节均为简易兽面。纹饰以阴线雕琢，阴线两端深中间浅，并有少数重叠相交的现象。与良渚等地出土的同时期玉器相比较，在器形和工艺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据《萧山县志》记载：古时蜀山原是钱塘江中的一个孤岛，属浙江海宁，当地人称其为南沙。清乾隆时钱塘江改道，经蜀山北侧流过。嘉庆年间其属地又归绍兴，现归萧山区。该处文化遗址的发现，在当时还引发了关于良渚文化是否越过钱塘江的争论。此后在萧山进化茅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又出土了一枚玉锥形器，与一般锥形器不同，呈扁方形锥状，光素无纹饰，仍属良渚文化类型。

1987年淳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征集到玉琮式镯、玉钺各1件，经现场调查，其确切出土位置在县城西北50公里处的一座山冈上。同时在距此不远的五龙岛一带还采集到石斧、石钺、石镰、石铖、有段石铈和罐、杯、壶等陶器残片，特别是其中的鱼鳍形和丁字形鼎足陶片，证明

该遗址确属良渚文化时期。两件玉器在形制上与杭州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同类器物略有不同，其中玉钺的顶部与刃部弧度较大，且器形较长。另一件玉琮式镯形制介于常见的方柱形和扁圆筒形玉琮之间，外形接近手镯，上下外径相同，在外壁以减地法使四块对称的长方形凸起于壁面，在每个凸面中间有一条纵向的凸棱，形成琮的四角并且均以四角为中心轴，对称琢磨刻出兽面纹。该器孔径较大，可穿戴于手腕，目前人们习惯称其为“镯式琮”。关于琮的起源，有不少研究者认为“琮源于镯”。如果将其与本书所收录的两件良渚文化早期玉镯相对照，似乎可以看到其演变的轨迹。一般认为，镯式琮的出现较之方柱形琮为早，它经过弧边的矮方形凸面发展演变成方柱形琮，成为良渚文化中期以后盛行的形制。到良渚文化晚期，此类玉琮的节数增多，器身增高，兽面纹饰则由繁趋简。1993年6月，桐庐县横村镇柳岩村砖厂也发现一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玉璧和玉钺各一件。其中玉璧较厚，表面光洁，呈淡绿色，为对钻孔，孔壁经过打磨。玉钺的形制与淳安出土的玉钺相近。

从跨湖桥遗址所处的时代到良渚文化时期，杭州先民经历了从使用彩石到认识真玉的漫长过程，他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识玉、治玉经验。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管状玉璜，在细长器身上采用了自一端到另一端纵向贯通的打孔方式，这在当时钻孔技术和工具都



不发达的情况下是十分不易的。另一件椭圆状柱形玉璜，是先在两端各打磨出一个相向的斜面，然后再在斜面上钻孔，与器身上的钻孔贯通，这样，从器物的正面便看不到打孔的痕迹，在佩带时强化了美感。而茅草山出土的玉锥形器，切割和打磨的精细程度比跨湖桥时期有了明显提高，特别是以良渚、安溪、瓶窑为中心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无论在治玉规模、器形丰富程度以及装饰纹样的多样化方面都是空前的，代表了良渚文化时期治玉工艺的最高水平。这种装饰繁缛、纹饰多样的特点，对以后的玉器装饰工艺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不断派生出新的纹样，并逐步发展和完善，甚至在玉器以外的其他工艺品中也广泛使用，如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大量出现的饕餮纹，显然与良渚文化时期的神人、兽面纹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经科学测定，良渚文化玉器的用料大多采用了透闪石和阳起石，硬度比一般彩石更高，达到了摩氏5度以上。从已发现的良渚文化玉器来看，当时的良渚先民在玉器雕琢过程中已经掌握了切、钻、阴刻、隐起、减地、浮雕、透雕、弧面、内凹弧面、抛光等多种加工工艺和雕刻手法。在没有金属冶炼技术的情况下，他们究竟采用何种方式、使用何种工具，引起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因缺乏充分的依据，由此产生的种种推测，多数还有待进一步证实。近来，在杭州市余杭区、湖州市德清县等地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一些当时废弃的玉料。部分玉料上还

清晰地留有加工的痕迹，根据这些痕迹的不同特点，我们可以推断，当时的玉器制作中至少已使用了以下两种加工方式：1.线切割。即以柔软的物质为工具，借助砂类介质进行切割的方式。如可能使用了植物纤维、动物筋皮等。这类线切割痕迹呈弧形分布在玉料和玉器的剖面上，有的多达数十道。这些本应平行分布的弧线却常常出现多处交叉的现象，且不在一个平面上，说明这种切割方式是仅凭人力进行的。由于体力的原因，在加工过程中不时停顿或调整姿势，从而改变了用力方向，因此出现了上述情况。2.硬物切割。即采用矿物类硬质材料直接切割或使用木、竹等片状物借助砂类介质切割。这种切割方式的特点是切口多为上大下小，呈V字形。良渚先民已能非常熟练地运用上述切割技术，不仅可以裁割玉料，还可以与其他雕琢方法相结合，创造出工艺水平和加工难度更高的作品，如余杭瑶山11号墓和反山16号墓出土的透雕玉璜就是采用了管钻与线切割等加工方式完成的。先民们在治玉工艺中所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甚至使人们确信应该有比目前所知的工艺更为精致的玉器存在着。人们在生存得到最低限度保障的情况下，就开始释放出潜在的审美意识，这种意识到了良渚文化时期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突出表现在玉器装饰纹样的多样化方面，大量带有装饰图案的玉饰件和成套的玉礼器，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这时的玉器加工已不仅仅是伴随着制造劳动工具和其他实用器具时对物



料本身的加工和改造，而是人类按照自己在社会活动中培养和形成的理想、愿望所进行的对物质世界的再创造。大量带有神人面纹、兽面纹和神人兽面相结合的图腾式神徽纹饰出现在琮、璜、管、冠状器、三叉形器等器物上，其中琮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将这些需要耗费惊人劳力、物力的精美玉器用于殓葬，说明了良渚人的原始宗教观已不再是人类早期的自然崇拜和万物有灵崇拜。他们相信，人的灵魂是独立于肉体之外的，肉体虽然可以消灭，但灵魂却可以升华，从而进入另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在犁耕农业的基础上，社会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差别。巨大的土墩及数量惊人的随葬品，是墓主人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和社会财富高度集中的真实写照，这也预示着社会文明时代的来临。

除考古发掘品外，本书还收录了部分传世良渚玉器。有琮、璜、管、锥形器、山字形器、冠形器等，其中一件采自余杭塘栖的良渚文化玉琮，是1991年笔者在杭州文物鉴定中鉴选出来的。该器共两节，分别刻有兽面纹和神人面纹，由于出土时间较长，纹饰已大部磨蚀。另一件三叉形器，双面雕有兽面纹，其中一面为阴刻，另一面采用减地浮雕法，使兽面眼、口、鼻部凸起，再用管钻法琢出兽眼，又在口、鼻部阴刻出繁缛的装饰纹样，兽面的顶部阴刻有羽状纹饰。此类器形在杭州市瑶山良渚文化遗址中也有发现，其工艺也基本相同。又如青白玉神人面纹琮形小玉管，整器分四节，每节四角各有一神人面

纹，虽因藏家把玩使器物泛出红褐色，但纤细的纹饰、坚挺的线条仍透出先民老辣的治玉功力。经过长期的流传，虽然外观或多或少有了一些改变，但其内在的原始古韵仍然深深地感染着后人，为我们全面认识和深入研究良渚文化及其对我国古代玉器工艺的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二

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起，杭州此时的归属也多有变化，曾先后成为越、吴、楚国的疆域，因此这一时期的文物文化特色也不尽相同。就全国情况看，这一阶段玉材的开采量不断增加，治玉技术发展迅速，出现了我国玉器发展史上的又一高潮。但杭州发现的春秋墓葬中还未曾有玉器出土，本书所收录的该时段器物均为传世和近年征集所得。其中玉龙纹环、玉透雕饰件等是这一时期较典型的器物。此外，还收录了几件戈、矛等玉兵器。从特征上看应是商周以来的玉仪兵，并非实战用器，其时代为春秋晚期。这一时期吴越地区以善铸青铜兵器著称于世，而玉仪兵却十分鲜见，从造型及工艺特征看，虽无商周玉兵的厚重霸气，但细腻精巧的工艺，却渗透着江南匠人特有的灵性。玉仪兵的质地与绍兴印山大墓出土的玉镇相同，均为地方玉材。以上玉器装饰纹样的共同特点是精细抽象、深奥莫测。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事不断。杭州这一



时期的出土玉器以兵器饰件为主。1999年杭州东北部绕城公路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一批战国土墩墓，均为土坑竖穴墓，带有长长的墓道，墓壁一般较平直，墓底置排水沟，十分讲究。其中编号为T13:M2的墓中出土了一套玉剑鞘，鞘身为两片扣合式，分别刻有五组龙纹，在杭州考古发掘中还是首次发现。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编号为T24:M1的墓中，出土了十余件玉剑具，除饰有谷纹的白玉剑首、剑格、剑璏、剑秘外，还有一批以地方玉为材料的兽面纹玉剑首、剑格、剑秘，色泽青褐。除剑秘外，其余均双面刻有纹饰，其中一面阴刻兽面，为了镶嵌饰物，纹饰深而规整；另一面“S”形的底纹中刻有“越王越王”、“越王王王”等鸟篆文。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玉剑饰中发现了一枚刻有“越王之子”的玉剑格，为我们了解墓主人的身份和研究杭州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1990年10月，杭州半山区石塘镇村发现编号为90:M1的战国墓一座，该墓早年被盗，残存器物多数被毁，经清理出土文物51件，除陶器外，其质料分别为玉、玛瑙、玻璃及水晶。

这一时期玉器纹饰的主要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1.谷纹。形似刚刚发芽的谷种，十分精细。同时又像刚刚孵出的小蚕，因此有学者称其为蚕纹。谷纹最为普遍，常常是布满器身，虽然简单却充满想像力。谷纹多见于玉璜、玉璧等器物。2.勾云纹。这种纹饰用阴线或隐起手法雕琢

而成。阴线又分单阴线和双阴线，如90:M1战国墓出土的勾云纹玉璧即为单阴线，刻纹浅而纤细。隐起的纹饰又有S形和非S形，在当时的各类器物上应用非常普遍，如90:M1战国墓出土的玉虎形饰件，其首、尾、躯干及四肢可以说是勾云纹样的组合。3.兽面纹。这种纹饰多为几种纹饰组合而成，有些只是隐约可见兽面痕迹。如1999年杭州半山区石塘镇T19:M1出土的玉柄形饰件和90:M1战国墓出土的玉长方形饰件，正反两面纹饰中都有一些阴刻的菱形和小圈状眼。这种兽面或带有兽眼的纹饰又常常和大量的极纤细的阴线和游丝状纹饰相结合，在战国玉剑璏上还时常可见隐起的蟠虺纹，其反复的凹凸变化，似在不断的蠕动之中，给人一种神秘感。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玉的要求都很高，均设玉作琢制玉器。玉器多坚硬细腻，打磨光洁，器表常带有强烈的玻璃光泽。尽管杭州处长江以南，其酸性土壤常常使玉器的表面黯然失色，但还是有一些出土玉器明显地呈现水润的色泽。如90:M1战国墓出土的青玉勾云纹璧、青玉素光环等。我国自古就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习俗，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僚显贵更是如此。其佩饰由玉或玉与水晶、玛瑙、玻璃等混合组成。其中主要的佩件是玉璜，一般认为凡佩带玉璜者，都应是身份较高的人。玉佩在杭州半山一带的战国墓中多有发现，如90:M1战国墓墓主人的陪葬品中除原始瓷编钟、陶权等器物外，还